

人间物语

寄往春天的六片叶子

朱谱清 文 |

1

早春天气怪得很,时冷时暖,像疯疯癫癫的人时而发点小神经。

年还没有真正过完。在那个结了冰又融化的上午回家,母亲已经烧了很多菜,摆满了八仙桌。我们不免埋怨,就这么几个人,烧那么多菜干吗呢。父母是家的联结中心,总是希望孩子们常回家,希望新的一年平安健康顺遂。

我看到老家的灶火灼烫,里面映照出母亲衰老的脸。远处田野里麦苗青青,而大街上人来人往,是春天了。

下午去水泥厂走走,沿火车道走的,走得小心翼翼。这是一条货运线,周边是老旧的房屋,远远可见一片坟地,祖父祖母就埋在那里。小学时每天必经的路,如今想,那时走路不害怕吗?

水泥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极其红火,工人俱乐部比县城的影院都要豪华,旁边是灯光球场。家属宿舍是四五层的水泥楼房,一排排一幢幢,也比县城的房子气派。那个时候去水泥厂看电影看黄梅戏,是能够在村里显摆一阵子的。也许年纪小,也许是家里贫穷,父母种田忙,进去看过一场戏或者电影是一种奢望。记忆中,马兰、韩再芬来过水泥厂电影院演出,据说当时挺轰动的……可惜,我并没有见过。

2

要多读书,不要局限于某一类。

最近在看友人极力推荐的几本。比如《孤独及其创造的》,作者是美国的保罗·奥斯特,他集小说家、诗人、剧作家、译者、电影导演为一身。还有《一个导演的故事》,这是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的一本笔记小说,闪烁着真知灼见和睿智的光芒。文章长短不一,短的文章,仅两三句话或两三段的表述,却达到意味未尽的效果。

另外《夏加尔自传》也挺有趣。从视角上看,是本令人愉悦的书,除了文字,还穿插着作者的画。那些想象力奇妙的画,往往脱离了固有的姿态,往空中飞去,既给人宁静,又带来了遐想。

复杂的人性需要复杂的书写来照亮,所以不能只追求简单肤浅的阅读和写作。

阅读要深入进去咀嚼,而不是只停留在了解梗概的阶段。

抖音靠大数据喂投给目标人群,1—3分钟的短视频类似鸦片,往往使人刷得停不下来,你像喝酒一般沉迷其中,思维被麻痹。AI时代,读完一本书和读懂一本书是两回事。人工智能数字化,想把一切数据化、数量化,实际上人的思想和感情不是0和1,哪能简单去组合、去诠释?

3

春天的繁盛,不知起于何处,缓慢中带着迅疾。从一朵花上开启,从一片叶子上看见气息,只要稍微站起身,就可以外观于形。

三月去万家看野樱花,行至半山处,视野渐渐开阔。俯瞰周边,野樱花、檫树散布在整个山谷,樱粉、嫣红、鹅黄,一团团一簇簇,加上树木的新绿,如烟如云缀在山间,像打开的梦境。

突然发现,自然颜色的妙处,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。就像天然的、天才的,都可遇不可求。比如张爱玲文字中浸出的气息,寒凉又凛冽,让人忍不住惊艳。她文字中连颜色的搭配与修辞,也是独立

不群的张氏之风。其实也蛮心疼爱玲,细品她的一生,仿佛凛冬过于漫长。

爱玲有过春天吗?还是有的,大概在她低到尘埃里的那一刻。好在,她醒悟后又果断放弃。

4

封面上一只红色瓢虫和黑色蚂蚁,在草地上相向而行,富有自然和野趣。

购买了签名版《小虫子》,这是庞余亮继《小先生》获得鲁迅文学奖之后的新作。近日看访谈,得知《小虫子》的写作并非看起来那么简单,这个题材在庞余亮心中蕴藏了30年。他说,写了一稿删掉,写了第二稿又删掉,直到现在的《小虫子》出现。

粗粗浏览了一番,这是一本充满虫趣、童趣的散文集。里面有蜜蜂、蜻蜓、天牛、洋辣子等各种昆虫,也有“老害”“老芦”“老穷”等栩栩如生的人物。庞老师的散文晶莹清澈如露珠,他将生活的苦裹上一层蜜,让人咂摸着,舔舔舌尖上的回甘,不禁会心一笑,原来小时候我也干过这种糗事。

三月里,花说开就开了。单位在被工业环绕包裹的郊区,色调有些沉重压抑,但院子角落里的野草和野花,看着让人悦目。中午走到一小片草地边,心想,如果把《小虫子》放在这里,该是很合宜吧?

嗯,你看,紫色野薇花、青青小草、白色蓬蘽,自然而然的美。

《小虫子》在这些野花中间,美得很。刚好一只蜜蜂闻讯飞过来,吸蓬蘽的花蜜,更妙得很。

5

泾县的搞活兄,是个隐藏文字江湖的写作者。他低调且笔头勤,每天都在写作,公众号几乎每天一更新。这勤奋劲儿,我万不能及。

某日看他写的县城人物和村庄记,感觉真真应了那句话:你在看风景,我在偷偷看你。那些有趣的细节能够捕捉下来,在于敏锐的观察,并生长了感知芸芸众生的触角,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。让我感兴趣的是,搞活笔下的那些地方,充满了原生态的力量,看似杂乱、混沌,实则是当下县城的真实状态。那些地方肯定不是在高楼大厦,而是城乡接合部或乡野。

他的文字简练,善白描,对散文亦有独到的见解。他的县城简史系列,试图再现一去不复返的县城图景:如县城听歌史、县城洗浴史、县城书店史……是难得的带着个人温度的文学记录。

6

人到中年,感觉日子飞一般加速向前,不经意就丢失了。回想过年团聚的场景和味道,明明刚刚还在,你却抓不住。前面的那两年,有些人在风里走着走着,就消散了。那么多永久失散亲人的哀伤,一转眼,仿佛人们不愿再提起。

春天会很好,将我拉回现实的是鸟鸣。它们在窗外叽叽喳喳,清脆又响亮的声音,让我与之产生共鸣。中午走路时猛一抬头,一棵树上落满了黑色的逗点,树是老树,枝丫遒劲着,鸟是旧年的还是新年的,无从知道。我愣愣地看了一会儿,那黑逗号也默默地看我,旋即飞走。

春天适宜写封信。写给谁呢?突然发现没有合适的对象。算了吧,都在烟尘火燎中,滚了一身泥。

片羽

鸟自远方来

赵宇 文 |

那只鸟立在芦苇秆上,一动不动,侠者般,孤傲,淡定,警觉,目光定定地落在近前江面上,瞅着一江绿滟滟的流水滑淌而过。

我站在江边的小山坡上,独自欣赏着这只不知名的鸟。此刻,它或许正如独钓寒江的老翁,以江为界,与水为情,自造一番境界。江上往来鸟,水中自多情,有鸟的江面显出更多的灵动与生气。抬头间,江上跃过一群白鹭,白白的风衣,柔和的动作,旋转,侧身,回头,从此岸飞向彼岸,像是在完成一次短暂的飞行表演。还没等我回过神,它们的身影倏然而逝。

鸟是江的天使,是它日夜川流不息的忠实信徒。三月的梅雨像江南少女的泪珠落下来,又一群鸟飞过来,轻盈地扭动羽翼,沿着江面低飞,拌合着雨滴的簌簌坠落声音。来来回回,反反复复,它们拥有飞翔的快乐。雨停了,它们翻转身姿,展翅向更高远的天空飞去。

这里是长江的急拐处。江水从上游漫溯而下,至湘鄂交界处,猛然一个转身,绕堤成曲尺,流速渐缓,下游的水性情温和起来,像极了一个历经世事的中年男子,心中早有丘壑,习惯了人生的奔流归途。江中有孤岛,名集成岛,呈红薯状,迎江躺卧,形成一片天然湿地。岛立江心,恰似水中衔着一块璞玉,水陆一体,滩涂遍地,与两岸互成对望。因江水时涨时落,易引起水患,岛上鲜有人住。经过多年繁衍,岛上绿树林立,飞鸟翔集,生机盎然,已成天然氧吧,自然生养,幽静怡人。往来船只绕岛而行,绿水与青山交织辉映,浑然一色,蔚然成景。

登岛后,我径直去了泥尾洲。泥尾洲是岛端的一块洼地,西面临江,东边倚岛,路面泥泞不堪,人迹少至。我站在洲侧高坡上,架高倍望远镜向江边眺去,在依水而生的洼地上,一群黑色的水鸟正低头悠然觅食。它们伸着两条鲜红的瘦长腿肢,一个尖长的红喙在水草丛啄来啄去,不时抬头朝周边张望。这是一群来自远方的黑鹇,据闻数量较少,世上仅存两千余只,俗称“鸟中大熊猫”。它们性情孤僻,崇尚独居,又被称为“鸟中隐士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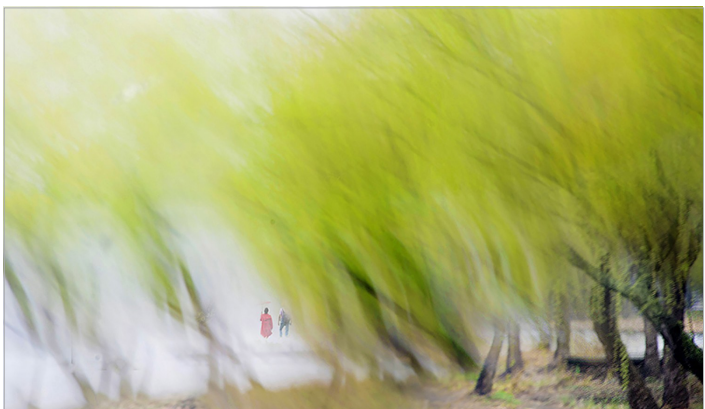
在长江一隅的这块狭小地

带,已成黑鹇的独居寓所。每至隆冬时节,它们从遥远的北方跨越千山万水,熟门熟路地抵达长江之滨,完成生活场所的又一次迁徙。连续几个月的漫长飞行,不仅承受身体的极限检验,而且需要经受众多不可预知危险的考验。在无数次的长途奔袭中,它们一次次将生命重新盥洗与存续。候鸟的一生需要经历多少次出发与回归,这是命运交给它们对破解自然密码的探索与实践。当然在无数次的生存转航中,会让每一只鸟的生理机能更加强大,生活技能更加娴熟,从而积累更多对生命的认知与体验。候鸟的一生,永远在寻找一个没有答案的栖息之地。

我将倍镜焦距慢慢调大,定格在一只巨大的黑鹇形体上,它周身一袭黑衣,腹部袒露雪白绒毛,脖颈混杂着一圈孔雀绿,鲜红的喙角,突兀的黑色眼珠被两圈红晕包裹。它和伙伴们惬意地享受浅水滩带给它们的宁静,时间安静如斯,它们沉浸在静谧的独有世界里。不久,它们开始恢复运动的本性,几只黑鹇率先冲向天空之中,迅猛,激烈,果断,抛物线状地迎江飞去,一下不见踪影。只有泥草中那几只贪吃的落单客,尚未回神,依然优哉游哉地在水草中寻找食物。一会儿,从江面逡巡归来的视察者们,组成一片黑压压的编队,呼啸而至,收敛羽翼,稳稳地停留在原来的那片草滩上。最末的那一只显得有些突兀,临近水面时,它突然来了一个俯冲,将尖尖的喙角直戳水中,瞬间,叼起一条瘦弱的梭子鱼,拍拍翅膀,潇洒地落回黑鹇群中。

在临江的许多浅滩边,生活着许多像黑鹇一样的外来客。据说这几年来在岛上已连续观测到小天鹅、灰雁、苍鹭、白琵鹭等20种水鸟,数量多达上万只。一条江的命运改造,不仅改变了鸟类的生存命运,更是让我们的生活增加了许多惊喜与发现,学会与世界和平相处,这是对多舛人类命运的告诫,也是破解人类生存密码的终极答案。

江水静静地流淌着,时间与江水昼夜交汇,一起奔向未知的远方。那些远方来的鸟儿们自由地在江面上翩翩起舞,它们不是过客,是归人。



江南风

摄影 前方